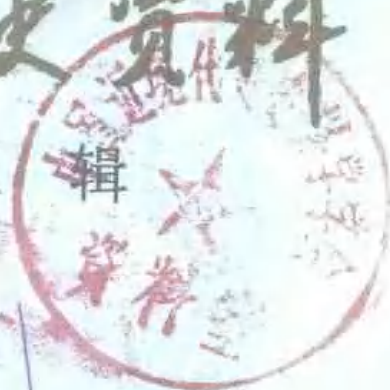


2504

元江文史资料

第三辑



9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元江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元江文史资料

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九一年三月



元江县政协二届一次会议照



元江县政协三届一次会议照

2024/7

中 国 人 民 政 治 协 商 会 议
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委员会
文 史 资 料 委 员 会

主任 李华文

委员 熊中流 魏存龙

宋白华 王以照

〈元江文史资料〉第三辑

编 审 陈 华

主 编 白玉龙

副主编 熊中流 李华文

分 编 魏存龙 宋白华 王以照 李华文 熊中流

目 录

忆元江之战·····	顾永武(1)
元江大战中的红军团·····	余 力(8)
元江大战中的 110 团 ·····	王 冰(13)
以少胜多的元江大捷 ——忆陈赓将军的战役指挥艺术 ·····	王 非(16)
元江大捷 ——为纪念元江解放 40 周年而作·····	王永春(26)
蒋军残余流窜云南被歼的经过 ·····	曹天戈(38)
王凤年智降群敌 ·····	王 冰(60)
元江抗敌后援会 ·····	沐鹏学 王天禄(63)
元江剿匪回忆 ·····	阳 光(65)
回忆成立“元中”联防大队的经过 ·····	陶世荣(75)
回忆元江县公安队的战斗岁月 ·····	陶世和(79)
李和才的一生 ·····	李学义 白玉龙(84)
我所知道的李和才·····	李绍廷(107)
李和才重教尊师·····	李崇隆(113)
李和才的救命恩人吉烂马·····	黄志舟(115)
孙乐斋传略·····	赵思恭(117)
安定公学堂的创始人——杨文辉·····	杨润芳(120)
国大代表在洼垭选区·····	杨生福(123)
民国时期洼垭镇镇长火家荫·····	杨生福(125)

洼垵匪患·····	杨耀廷(128)
回忆我在异国的一段历程·····	刘长生(130)
越南华侨归国实录·····	梁福全(135)
“三马头”立法治裁盗匪·····	李华文(137)
前辈人保护森林见闻录·····	李华文(140)
哈尼族梯田稻作农耕历史渊源·····	毛佑全(143)
元江傣锦·····	熊中流(159)
走坝子 ·····	
··· 李近仁、李翔钧、李近义、杨仲勇供稿熊中流整理(165)	
农场田的由来·····	唐希庆 吴照群(176)
安定邮政代办所始创经过·····	黄志舟(178)
昆洛公路筹建史话·····	王以照(179)
元江蔗糖业史话·····	魏存龙(183)
忆四十年前元江的盐巴生意·····	李羲逸(188)
土塘酒·····	杨仲勇(189)
它克正月初九街史话·····	郑智明 谢 槐(190)
忆元江县师范一班·····	吴照群(192)
元江赴蒙自专区小学教师轮训班·····	杨学仁(198)
五十年代初元江中学的校风·····	宋自华(200)

因远书法艺术集萃…………… 李近义 张庆麟(204)

滇南武装斗争时期流传于因远一带的“战歌”“挽歌”“挽联”
…………… 李崇隆(208)

元江改进的刍议…………… 杨升荣(211)

因远南岳古柏…………… 李崇隆(215)

我县文史资料工作刍议

——在县政协文史工作会议上的发言…………… 白玉龙(217)

附录:

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
治县第三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常务委员、委员名单……
…………… (224)

二、第三届政协机关设置,暨组成人员名单…………… (225)

封面图:89年出土青铜器“人性俎”“羊角钮编钟”纹饰

封二照片:政协元江县一届一次全委会合影

照片专页:1. 政协元江县二届一次全委会合影

2. 政协元江县三届一次全委会合影

封三:书法遗作:孙乐斋遗墨

忆元江之战

顾永武

1950年1月21日至25日进行的元江之战，是滇南战役第二阶段以追歼国民党军第八兵团主力为目的的关键战斗。

参加这次作战的部队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第十三军所属的一〇九团、一一〇团、一一四团和滇桂黔边区纵队、卢汉起义部队各两个团，遵照陈赓司令员的命令，在我军前线指挥员刘有光政委、陈康副军长和三十七师师长周学义、政委雷起云的统一指挥下，经过连续五昼夜的艰苦战斗，歼灭了国民党第八兵团部、第八军军部、第四十二师全部、第三师第九团和教导师一部，计击毙敌四十二师师长石建中以下一千五百余人，俘敌陆军副总司令兼第八兵团司令汤尧以下将校官兵近万人。

这次战斗是在敌众我寡的态势下进行的。作战的基本特点，是针对敌人在战役第一阶段丢失滇南重镇蒙自飞机场后狼狈溃逃的恐惧心理，我军采取穷追猛打和灵活机动迂回截击战术，发掘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大胆穿插分割与包围歼灭敌人。但是，由于敌人逃到元江东北岸的尚有四个战斗师的番号，加上八兵团部、八军军部的人员，约有两万余人。而我军主力还未赶到，战斗开始时，在周学义师长、雷起云政委身边只有我们一〇九团的六个轻装连和一一〇团的两个排，加上师、团机关人员尚不足两千人。因此，在兵力上敌人十倍于我，在战斗中经常出现追击与阻击、穿插与分割、包围与突围等犬牙交错的战斗奇观。

当时，我在一〇九团担任团长。在连续五昼夜的追歼战中，

从穿插营盘山到抢占元江铁索桥，从攻占桥头高地到二塘山围歼第八军主力，我始终跟随突击部队，目睹敌军在逃途中将无决策、士无斗志，垂死挣扎的狼狈情景，我军前线指挥员勇于负重，当机立断，敢于以少胜多的指挥艺术，以及广大干部战士战胜艰苦、克服困难、勇歼顽敌的英雄气概，至今忆之依然历历在目。

一、元江战斗前的滇南战局

1950年1月16日，我军第三十七师作为兵团的前卫部队，远程奔袭滇南蒙自机场成功后，原来聚集在蒙自地区准备飞台的敌人，惊慌失措，纷纷向西向南逃窜，陷入了土崩瓦解的状态。为了全歼准备逃亡国外的这股残敌，我陈赓司令员和前卫部队首长，抓住战机，当机立断，即令进占蒙自的我一〇九、一一〇、一一三、一一四团，配合已经到达河口、屏边的四野部队和我“边纵”部队进行穷追猛打，先在个旧、鸡街、狗街、普雄、蛮耗等地歼灭了敌二十六军近万人，又在尼得克勒山消灭了敌八军二三七师两千余人，敌八军副军长兼第三师师长田仲达见逃跑无望，在建水和个旧之间的安边哨，率部两千余人向我“边纵”第十支队投诚。

此时，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兼第八兵团司令汤尧正率其兵团部和第八军主力四十二师、一七〇师、教导师和三师第九团两万余人，从石屏向元江方向逃窜，企图越过元江铁索桥利用元江天险继续作垂死挣扎。元江水流湍急，铁索桥座落在高山峡谷底部，两岸峭壁对峙。那里江面宽百米左右，水深四米左右，桥长一百四十米，高约十五米。桥的上游和下游十里内，江水都很深，不能徒涉，渡口少而民船更少，大部队不易船渡。因此，争夺元江铁索桥就成为敌我双方争夺战役第二阶段主动权的关键。第八军

的中校副官邓克保曾夸口说：“只要在铁索桥南头架一挺机枪，就可以封锁桥面和桥北一线，使共军的追兵抬不起头来，置于被动挨打之地。”

陈赓司令员和十三军首长明察敌人的企图与动向，下定决心，全歼逃敌，不留后患。他们接连发来电报，命令我们三十七师不惜任何代价，以最快速度，抢占元江铁索桥，力争在兄弟部队协同下歼敌第八兵团主力于元江东北岸。

二、穿插营盘山

遵照陈赓司令员和军首长的命令，我们三十七师的两个轻装团——一〇九团、一一〇团，日夜兼程，飞跃前进，猛追逃敌。1月20夜，追到了石屏，发现敌人已经逃跑，沿途看到敌人溃逃时遗弃的枪炮、弹药、骡马和伤员，掉队的军官太太、少爷小姐，蹲在山道旁哭哭啼啼，叫苦连天。

1月21日拂晓，我师的侦察分队追到宝秀，曾与敌八军主力交火。少数侦察员一度冲入敌群，企图抓几个“舌头”但因敌众我寡，未能成功。然后，敌人即分左右两路纵队，向元江铁索桥方向奔去。

从宝秀到元江铁索桥一带山高路窄，地形险峻，不适宜大部队行军作战。根据这一情况，周学义师长和雷起云政委决定以团为单位分两路追击：一一〇团从宝秀右前方的一条山沟追；我一〇九团沿宝秀至铁索桥的马路追。在追击途中，因一一〇团迷失方向，进入荒山绝路，又折了回来。许多战士又饥又累，都在一把一把地吃生米，掉队人员时有出现。

当天中午，我带领部队走过一个名叫八宝树的小村，在山坡上看见周学义师长、雷起云政委也来了。周说：一一〇团走错了路，掉在后面。你们团担任师的前卫吧。我说好。当时，我立即

召来了副团长兼参谋长周峰、一营营长王文辉、二营营长李云龙、三营营长牛玉堂。经过研究决定：由二营担任前卫营；三营和团直为本队；一营为后卫。我跟随二营行进，主要任务是，首先穿插营盘山，占领元江铁索桥东北方向的至高点；然后直奔铁索桥，切断敌人的逃路。

1月22日凌晨3时，阴云密布、细雨纷飞，伸手难见五指。我一〇九团第二营急行至离营盘山数里路的地方，追上了敌八军的后卫部队，这些敌人因连日缺吃少喝，许多人倒在路边的山坡上休息，有的继续蹒跚着前进。当时，如果我军立即开火，敌人势必大部逃跑；如果我们绕道迂回到敌人前面去堵击，又怕大山阻拦耽搁时间。在关系到能否歼敌主力的这种关键时刻，我立即命令二营副营长秦三须利用雨夜的黑暗，带领第五连用缴获的敌军装伪装起来，穿插在敌人的行军行列里，往前急进8、9华里，控制了营盘山制高点，突然向敌人发动袭击，将敌军拦腰截为两段。敌军被截在后面的一部队人马听到枪声，四处逃奔，人挤马、马踏人，迅速被我军消灭。同时，逃到元江铁索桥附近的敌人，又遭到我迂回游击的“边纵”西进支队和卢汉起义部队的英勇阻击。顿时，敌军大乱。侥幸窜过元江铁索桥的第八军前卫一七〇师和教导师一部，竟不顾他们后面自己的大部队两万余人，也不顾他们的陆军副总司令汤尧和新任军长曹天戈，便慌慌张张地炸毁了元江铁索桥。

逃到元江东岸的敌八军教导师主力和三师第九团，眼看江水滔滔，铁桥已断，逃窜无望，陷入混乱状态。我团第三营乘胜猛追猛打，营长牛玉堂利用刚缴获的两门五七炮，向敌被导师主力控制的玉台山猛轰，迫敌逃下山沟中。我三营副营长邹应泉带领一个班冲下山沟，向正在混乱和恐慌中的敌人展开政治攻势，迫

使敌七百余入向我投降。有一股溃敌，妄图沿玉台山沟逃跑，被我九连的战士们零散俘虏，在一小时内捉住了6百多人。到22日下午，敌教师主力和第三师第九团、基本上被我团歼灭于元江东北岸。

三、抢占元江桥头高地

1月22日傍晚，国民党军第八兵团部、第八军军部和第四十二师，在汤尧亲自率领下，逃到元江东岸的红土坡和二塘山上。他们为了过江西逃，与其一七〇师会师，曾派工兵来修铁索桥，但工兵很快也成了我团战士的俘虏。之后，他们又派四十二师一个团，占领了元江铁索桥东北岸的一个无名高地。企图控制铁索桥头，抢修铁索桥，以便逃过元江。

23日下午3时，我命令二营六连攻占元江铁索桥东北岸已被敌人占据的无名高地，控制和封锁铁索桥，不让敌人架桥逃跑。我六连经过充分准备，当天下午5时半，通过一条水沟，向铁索桥运动，7时到达铁索桥北岸右侧山下，敌人没有发觉。我六连继续向江边3百多米高的高地摸爬。刚爬上高地的一个山包，敌人发觉了。敌人居高临下，十余挺机枪，还有迫击炮向六连射击。连长张海水为了巩固既得的阵地，命令部队占领有利地形，作好工事，准备战斗。一个小时后，敌人在优势炮火掩护下，开始对我六连轮番进攻。从天黑到天亮，六连连续打退了敌人7次进攻。在激战中，连长张海水为了掩护部队冲锋英勇牺牲了。指导员孔庆林和副排长潘刚踏着张海水的血迹、呼着为连长报仇的口号，带领部队顽强地坚守在阵地上，浴血奋战两昼夜，击退了敌多次进攻。敌人遗体累累，我六连伤亡也不小，有六个同志牺牲，还有3个班长和10个战士负了重伤，坚持不下火线，终于顽强地守住了无名高地，控制了元江铁索桥，切断了敌人的逃路。

四、二塘山上围歼八军主力

经过连日苦战，被围困在二塘山上的第八兵团部、第八军主力四十二师弹尽粮绝，许多敌兵在杀马充饥，常常为争夺一块马肉而打得头破血流。

与此同时，我们部队的子弹也不多了，粮食也完了，战士们也在杀马充饥。然而，我们牢记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为革命吃苦，为人民打天下，是无尚光荣的，这种精神力量是敌人无法相比的。我们终于战胜饥饿，战胜艰苦，熬过来了。

1月23日下午，我各路追击部队，陆续赶到元江东岸，对二塘山和红土坡之敌进行合围。这时，汤尧及其部队在精神上已经垮了，许多敌兵不战而放下了武器。

真正敢于顽抗的要数敌四十二师师长石建中带的两千多人。石建中发誓要与我军战斗到最后—兵—卒，曾数次组织突围，但未得逞。

1月24日拂晓，在周学义师长和雷起云政委指挥下，我一〇九、一一〇、一一四团和“边纵”西进支队，对被围之敌发起总攻，战斗异常激烈，敌人多次组织反扑，均被我军击退。在穿插围歼战斗中，我团三营营长牛玉堂，发现敌人躲在一人多深的茅草中顽抗，他就命令部队来个“火烧赤壁”，放火烧山。我三营跟着烈火冲上去，俘敌近千人。我团第二营一班歼敌8百余人。接着在一个山凹里，三营和一营又歼灭一千多敌人，并生俘了敌第八军少将参谋长杨也可等十名高级将领。在我一〇九团的配合下，第一一〇团的战友们冲入一条深谷，活捉了敌第八军军长曹天戈。接着，他们又连续翻过了五个山包，边进边打，活捉了敌陆军副总司令兼第八兵团司令汤尧。至此，元江大战胜利结束。只有敌一七〇师和教导师一部过江西逃。2月8日，我师周学义师长

和我团周峰副团长，仅率两个轻装营跨过元江，在边纵九支队配合下，经过9天9夜的艰苦追击，在猛统地区将敌一七〇师逃路堵住。周峰副团长深入敌营，宣传党的政策，迫使数倍于我的敌一七〇师放下武器投诚。

元江之战已经过去了三十八个春秋。元江大捷的实践说明，在敌人丧失斗志、拼命逃跑，我军穷追不舍的艰苦山地作战中，既要有正确的作战方针和战术动作，又要有勇敢战斗、不怕牺牲、大胆穿插、连续作战和团结战斗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就能排除万难，追如疾迅，攻如猛虎，守如泰山，连战连捷，不断地发展和扩大胜利，获得以少胜多的丰硕战果。

作为当年参加战斗的一个老兵，我已离休多年了，如今回忆起来，战斗细节定有遗忘，但牺牲战友的献身精神，我兵团和军师首长从实际出发，多谋善断，敢于以少胜多的指挥艺术，至今仍记忆犹新。

愿英勇战死于元江之滨的战友永垂不朽！

愿兵团和军、师首长从实际出发、多谋善断、敢于以少胜多的指挥艺术永放光彩！

(永春整理)



元江大战中的红军团

余 力

粤桂边战役结束之后，我们十三军三十七师红军团奉命到南宁集结，准备痛痛快快地过个胜利年——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新年——1950年元旦。而后执行毛主席、中央军委给四兵团既定的解放云南挺进边疆、保卫国防的任务。突然，从云南传来风云突变的消息：

“昆明告急！”“汤尧、李弥围攻昆明！”部队指战员闻讯，一致表示：“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要求立即进军云南，全歼敌八军、二十六军，打好大陆上最后一战。

一九五〇年元旦清晨，我红军团就跟随前卫师——三十七师，从南宁出发了。在艰苦的行军路上，团长顾永武不顾他在洛阳战役负伤的双脚，和战士们一起徒步行军，一样河滩野营，山巅露宿。碰到激流险滩，他和其他指战员一样，手撑着竹竿，拉着牵绳，徒涉前进。遇到瘴气，他指挥部队嘴里含上大蒜，用湿毛巾捂上鼻子嘴巴，继续前进。战士们脚上磨起了血泡，他帮他们用针刺穿血泡，挤出血水，扎上头发丝，减轻疼痛继续前进。年幼体弱的同志走不动了，他把马让给他们。有病的同志晕倒了，他象父兄一样挽扶着他们前进。这支经过长时间连续作战十分疲劳的部队，由于他的关心、爱护和教育鼓舞，行军行到黑不仅依然欢歌飞扬，而且以十分惊人的高速前进着。开始，一天行军八十里、一百里、一百二十里。后来获悉敌军已在蒙自空运家属飞台，部队又加快了行军里程：一百五十里、一百八十里……乃至二百

四十里。十四天急进二千余里。于元月十四日到达云南砚山和蒙自交界处,发现了敌军警戒部队。根据十三军前方指挥部命令,我前卫师——三十七师绕过了敌军警戒部队,直趋蒙自,迅速抢占了蒙自机场,解放了蒙自县城,切断了敌军从蒙自机场空运部队逃台的道路。与此同时,我南路大军也占领了云南边疆重镇河口、金平等地,封锁了敌军从陆地潜逃越南的道路。我南北两路大军的突然行动,粉碎了敌人的企图,打乱了他们的部署,极大地震撼了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兼第八兵团司令汤尧等人。惊恐万状的敌人纷纷向南、向西逃生。

为了不留后患,我红军团奉命穷追企图逃过元江,西向思(茅)普(洱),退集边疆,负隅顽抗,或者潜往缅甸,盘踞邻国,等待时机,卷土重来的敌第八兵团主力。顾团长率部急进,于元月二十一日傍晚,刚爬上元江大坡的山顶,就看到左边山沟里,忽明忽暗的火把,宛如一条火龙,绵延不断地有几里长。俯耳细听,隐约地还可以听到人喊马嘶声。毫无疑问,这是夺路西逃的敌军。但是,他们是哪一部分,有多少人马?谁也不清楚。顾团长正在一边观察,一边思虑的时候,前卫分队带来了几个精壮汉子。他们一律头缠黑巾,身穿蓝色土布短衣;蓝色土布宽脚长裤,手持小拉七(一种手枪),面带笑容并无惊惧之色。经过讯问,他们原来是“滇桂黔边区纵队”的游击战士,化装上山联系解放大军的。他们说:“左边山沟的敌人,是敌军第八兵团左路纵队,含八兵团部、八军军部、四十二师,已被我军甩在后头了。在我军前面逃路的,是敌八兵团右路纵队,含一七〇师、教导师和三师一部。两路纵队估计约二万余人”。

“团长,动手吧?”站在顾永武身边的二营营长问道。

“不”顾永武同志把手一摆,不加思索地回答他。